

增補

雲南詩歌史略

趙藩（仿元遠山

論詩絕句論滇詩

六十首）箋釋

责任编辑：甘斯祺
封面设计：彭鸣嘉

云南诗歌史略

——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
蓝华增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市新村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3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ISBN 7-222-00353-3/K·75 定价：3.20元

前 言

赵藩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是他三十八岁时以绝句形式写的缩略云南诗史。

赵藩（1851～1927年），云南剑川人，白族，字鹗村，一字介庵，晚年自号石禅老人。他是一个由封建营垒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民国初年云南著名的政治家，曾在云南带头反对袁世凯称帝，任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军政府的交通部长。一生著述甚丰，有《向湖村舍诗初集》十二卷，《向湖村舍诗二集》二十六卷（现存七卷，《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即收于其中），《小鸥波馆词抄》八卷，《桐花馆梦缘集》二卷，《介庵楹联句正续合钞》三卷。待刊刻著作八种，均在十年浩劫中散失。编纂的有《云南丛书》二百八十多种（已刊刻二百零五种）和《咸同滇中兵事纪》二十卷，《岑襄勤公年谱》四卷，《滇词丛录》三卷，《滇六家诗选》六卷，《晋专研斋臈录》一卷，《宦蜀滇贤传》一卷等，对云南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晚年担任《云南丛书》总纂，历时十四年，苦心搜罗，日夜不辍，保存云南历史文化文献之功，堪称卓著。丛书中的《滇诗丛录》一百卷，由他和袁嘉穀主持编纂，收历代诗人二千余人之作。他对云南诗史，早年即甚熟悉，涉猎广泛，对历代诗人和诗史发展持有自己的见解。他工于旧体诗词，王灿《滇八家诗选》评他说：“先生于诗极深研究，意兴所至，伸纸吮毫，立即成咏。自同治甲子（1864年）起，迄民国丁卯（1927

年)止,存诗七十余卷,不下万数千首,视放翁犹过之。各体兼收,七律尤锻炼入神。”《滇八家诗选》陈虚斋序说他的诗“不名一窍,不拘一格,变幻离奇,不可测度”。我国近现代之交的文学社团“南社”中的邓尔雅、高旭等人赞赏他的诗,与他唱和。著名的成都武侯祠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是他任四川盐茶道时所作,经毛泽东一宣扬,赵藩之名遂为国人所知。以他对云南汉文诗歌及其发展史的全面了解,丰富而成功的创作实践经验,以及深厚的诗学知识,他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实在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因此历来受到诸人重视。可惜这一著述是按照我国传统的论诗绝句形式写的,词约意丰,典实错杂,不熟悉云南历代各族诗人诗作和诗学知识的人很难读懂,因此其流布和普及大受限制。为了传播这一成果,让滇诗发展史能发扬光大,让祖国诗史之光能照耀到云南这一“被遗忘的角落”,特把他的这六十首绝句解说、注释、翻译出来(大多数并续以“补说”,对赵藩因绝句形式限制而未伸之意,某些“局限性”应加批判指出之处,其人诗作的其它次要特点和其人的其它成就为赵藩所未及者,以及连类而及的其他诗人诗作等,加以适当的补充敷说,意在使云南汉文诗史更加全面丰满,让读者对它有一个更为明晰而完整的了解),以飨读者。书名亦更为《云南诗歌史略》,以求显豁。

论诗绝句这一我国传统的论诗形式,始于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后仿继者不绝,大抵可分为表述理论见解和评论作家作品的两种。其中金代元好问(遗山)的《论诗三十首》,历评自汉魏以迄于宋代的诗人、诗派,揭示和发挥了他的论诗主张,是起衰救弊、荟萃盛名的论诗绝句。为后代树立了一个论诗绝句的准则和模式,后代论诗绝句不少直书“仿元遗山论诗

绝句”，其流风余韵，绵绵不绝。成于清末光绪己丑(1889年)的赵藩论滇诗绝句，即其逸响。但它也稍有异于元好问之作，元好问论诗绝句第一首即标示“汉魏风骨”的“正体”准绳，以辨别泾渭的“疏凿手”自许，以下二十九首虽系论于人，但均围绕阐释上述论诗宗旨而发；赵藩的论诗绝句，却是对自汉至清云南各族著名诗人的评论，其诗论见解是融溶和贯串在六十首诗中的。

《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所表现的基本观点，就主流论，是进步的、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的，其突出优点有四：

一、热爱祖国，维护统一

云南各族汉文诗创作的发生发展，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祖国西南边疆出现的文化现象，是秦汉以来云南归入祖国版图，先进的汉文化对云南逐渐浸润的产物。赵藩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尊重历史实际的正确立场，把云南文人学习汉族“词章”的起始追溯到西汉。当时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处理西南民族事务，“牂牁名士”盛览即向司马相如学赋，云贵两省都把盛览作为学习汉族词章的第一人。云贵两省汉文诗的源头都在中原，这一点是应该记入中国文学史册的。赵藩把盛览向司马相如学赋之事列为论滇诗绝句六十首之首，是寓有深意的。然后，他又把《渡兰沧歌》、《白狼王歌》、《梵道谣》这样一些汉语民谣作为云南汉文诗的另一源头，这同汉族诗歌之源是《诗经》民歌的规律是一致的。这三首民谣，有筑云南道的汉族巴蜀士兵之歌，有经过翻译的古纳西族白狼王呈献给东汉明帝的诗，有白族先民樊人的谣曲，它们反映了云南与内地、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交往关系。这些标志着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云南边疆与统一祖国密不可分的汉文歌谣，也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说云南汉文诗的发生发展是统一

祖国之内的文化现象，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唐诗是中国汉族诗歌成熟和繁荣的高峰，云南各族汉文诗的进一步发展是唐诗之风及于边徼所催发的花朵。唐王朝时期南诏国君臣的汉文诗创作成果是丰富的，可惜由于战乱和焚书（明初沐英等率大军进入云南，就下令搜书聚焚）的结果，流传下来的不多。从保存下来的南诏国盟信（国王，属乌蛮，古彝族）、布瑩杨奇鲲、段义宗、清平官赵叔达（均为白蛮，古白族）等人的几首诗看，它们“已觉唐音宛可听”。其君臣唱和更似汉族古代益稷与皋陶君臣唱和“鹿豕歌”，赵藩认为是对汉族君臣唱和的仿效。赵藩还认为，段义宗的诗是晚唐西昆体影响下的产物。由此可见，南诏时代的汉文诗是祖国诗歌蔚郁大树上的枝柯之一。自唐至明清，中原汉诗流派纷披，名家辈出，流风所及，云南汉文诗亦出现繁影竞呈、风姿百态的局面。赵藩认为，有“卓有杜陵（杜甫）风”、媲美“后先七子”、“合与茶陵（李东阳）角两雄”的杨一清，有“仲默（何景明）论交献吉（李梦阳）师”的张含，有“湘累（屈原）哀怨楚骚心”的赵炳龙（白族）和“漱浦行吟”的高应雷，有类似“贯休、齐己”“诗禅”风的僧谈彻，有可“与南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家恽南田）论诗画”的朱昂，有“简远诗怀高达夫”（高适）的徐崇岳，有类似“文房（刘长卿）五字是长城”的五言风格的李梦颐、李毓奇，有“三绝名齐郑广文”（郑虔）的张端亮，有近似王维、孟浩然“扫轨全身醉梦间”的彭印古，有“不为韩（韩愈）杜（杜甫）即苏（苏轼）黄（黄庭坚）”的钱泮，有“格调三唐艳六朝”的严琅、严廷中父子，有“李贺幽灵能瑰丽，孟郊刻刻亦峥嵘”的师道南（白族），有“合在龙标（王昌龄）、庶子（王炯）间”的龚锡瑞（白族），有“秣丽才华宛转思，玉谿（李商隐）家法有微词”的李鸿龄（彝族）

和施炯，有酷似“河南元次山”（元结）的沙聚（回族），有“庐陵（欧阳修）文笔宛陵（梅尧臣）诗”的刘大绅，有“宋格”独具的戴家政……再从云南各族诗人写作汉文诗的时代顺序看，除汉族诗人外，各少数民族大致是按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先后顺序逐渐繁衍开来的，其间还出现过蒙古、回等族的汉文诗人。这种情况，与云南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在云南逐步浸润开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叠合的。唐代时期由彝族先民乌蛮建立的南诏国，乌蛮为君，白蛮（白族先民）为臣，中原文化之风吹到南诏君臣之中。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云南时期，蒙古族统治者中出现了象阿盖公主那样的女诗人，大理总管统治地区出现了段功、高氏、美奴和家臣杨渊海等一批白族诗人。明代开科取士，兴办学校，汉文化逐渐普及于白族地区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中，其中出现了一批诗人，纳西族则首先在木氏土司中出现一批诗人，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纳西族中产生了地主阶级，才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诗人。元代色目人（回族）参加蒙古军到云南，色目贵族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之后，云南又出现了回族诗人。南诏国被灭亡后，彝族散处云南各地，受到汉文化熏陶的彝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陆续出现一些诗人（此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汉文诗人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不在赵藩论滇诗绝句范围之内）。赵藩论滇诗，从总体上体现了上述脉络。总之，他把云南各族汉文诗的发生发展，与内地汉族先进文化，汉文诗歌的首倡、影响和传播，紧密地联系起来论述，表现出他对统一祖国的深挚感情。这样的云南诗史观，无疑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二、寥寥数语，准确中的

赵藩在评价云南各族历代诗人时，能抓住要害，数语中

的，入木三分。如对明代出将入相的杨一清，他的评论绝句，第一句“将相功名一代中”是对其一生事业功绩的总评，第二句“诗歌卓有杜陵风”是对其诗歌风格的概论，第三、四句“后先七子休踴躍，合与茶陵角两雄”是对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的估价，言简意赅，在绝句形式局限内充分发挥了它的能量。对辑著《滇系》、编撰《南诏征信录》因而不愧为云南文献功臣的白族诗人师范，赵藩把他与翰墨文献大宗《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明代中原著名学者兼诗人王世贞相比，使其一生功绩形影彰著。然后赵藩又创造了一个瑰丽宏壮的自然境界“试登泰岱看东海，百宝光芒浴日红”来加以形容，使其事功形神兼备地给读者一个总印象。对风格卓异、高风独倡的回族诗人马之龙，他以“气得乾坤彻骨清”一语总评，准确地概括了马之龙的诗格特色，切中肯綮。他的评语，既是史笔，又是诗笔。

三、勾勒意境，以境状诗

他还善于抓住被评论者全部作品的总特点，个性、风格和意趣，惯用的形象、语言和境界，结合其人的生平事迹，综合、勾勒为新的诗境，让读者在欣赏这一新的诗境时，具体生动地感知其人其诗。这种以诗境来把握诗人和诗的本领，是十分不易的，倘若没有对作品进行审美欣赏的思维能力，没有深入诗歌创作内核的审美判断能力，没有提炼和组织广泛的表象为统一诗境的艺术创造能力，是不可能臻于此极的。如对元代云南的日本籍行脚僧天祥，他为之描绘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诗的境界：“煮酒香浮小瓮花，野人篱落夕阳斜。秋风一听榆城角，行脚无端亦忆家。”这是结合天祥的身份、处境、思想感情，精选天祥两首诗加以提炼综合而创造的新的境界。天祥《过果菴浪》云：“山路阴阴木叶凉，山村八月稻初黄；野花零落斜阳淡，隔涧人家煮酒香。”《榆城听角》云：“十年游子在天

涯，一度秋风又忆家。恨煞榆城上角，晓来吹入《小梅花》。”

赵藩加以综合，略加点染，落笔成趣，既表现了那位异国诗僧浪迹中国边陲、思念故国的心情和形象，又概括地介绍了他的诗的成就和风格。又如明代诗人郭文，他买舟滇池，隐于水上；云南都督沐麟曾微服造访结交。赵藩抓住其一生中突出事迹，鏖和其诗的风格境界和名诗名句，加以诗化的综合创造，凝结为：“忘机鸥鹭狎烟波，何用将军费礼罗！万顷滇池一渔艇，月明高唱竹枝歌。”赵藩用新的意境，把郭文任情率真的隐逸情趣，滇池白天和夜晚的水上风光，他的词章成就尤其是名作《滇中竹枝词》，和都督微服结交的逸事，以及赵藩对他的景仰之忧，融为一炉，铸为一境，是风景画，又是人物图，也是诗人论。再如明末清初的彭印古，是拒绝过称帝于云南的吴三桂的胁迫、逃官隐遁的诗人，由于弃绝了名利之心，诗风近于王维、孟浩然。赵藩在评论其诗的成就时，联系了他的整个人格和生活情趣，把诗与人打成一片，曰：“扫轨全身醉梦间，阳瓜江上掩柴关。诗心亦似秋云懒，只恋空林不下山。”哪儿是其人真实的生活境界？哪儿是其人创造的诗的境界？已无从分辨，都已融为化境了，传神写照，却正在阿堵。以上这些新的诗境，看似容易，成却艰辛，是赵藩这位知音者的精心之笔。他的诗评，就是这样境界宜人，引人入胜的。

四、不囿俗见，心裁自出

他论滇诗，既能吸取前人的正确见解，又不为世俗谬见所囿。前人的许多真知灼见，都被他吸取，融为已见，这在笔者的笺释中已随处指出，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着重指出：赵藩往往有独到的见地。例如，云南自明代以来，即有“杨门六子”（明嘉庆帝时满戍云南的状元杨慎门下的六位文人）之说。此说创于与杨慎同时的吴懋（字高河），赵藩却一反流行之见，

独标新观：“偶与高河戏品论，何曾六子尽杨门？唱酬不必皆私淑，试看遗篇本色存。”他从这六位诗人的遗作出发，认真品评、研究了他们的全部作品，从而断言他们的诗各有特色，并未师承杨慎，不能与“苏门六学士”仿效苏轼的情况相提并论，说他们只是杨慎的文友，他们与杨慎之间是唱酬关系而非私淑弟子与老师的关系。这样，他就为澄清云南文学史上的这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作出了贡献。又如对回族诗人沙琛，历代评论者多赏其写景、怀人、论古、感时、纪事诸作的体格、字句和音律，赵藩却一反众说，指出作为诗人的沙琛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他的诗中反映苦难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儒家人道精神，认为他的诗风可与唐代河南诗人元结（字次山）的诗风媲美，而对他因事获罪被谪戍军台时为所任过县令的四县父老聚金赎罪一事，盛词表彰：“遗爱分明见賸馥，满腔民物系痼痂。时人但赏琼琚语，可怜河南元次山。”赵藩这样的评鹭见解，比起历代士人之见，显然高出一头。对于云南历代各族诗人各类风格的诗篇，赵藩以评论家的雍容气度，兼容并包，不拘一格：既赞扬杜甫、韩愈式海涵地负、汪洋恣肆的壮美风格，也赏识西昆体婉约纤秣的风格；既肯定“鲸鱼碧海”般笔力雄健、气魄宏伟之作，也欣赏“翡翠兰苕”般小巧适观、艳似六朝的诗篇；既高度评价具有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精神的胸怀博大的作品，也不废弃醉心自然、抒写一己情怀的玲珑剔透的佳构；既提倡情景交融、一唱三叹的“唐音”，也不轻视以理入诗、议论风生的“宋格”……这样，他对云南汉文诗史，就有了一个广角视野，从而就能充分揭示出云南历史上汉文诗歌千姿百态、众美齐备的局面，也能显示出中原繁采亮丽的诗风对云南汉文诗歌的广泛影响。赵藩论滇诗绝句能具有包罗性的大格局，是与他的胆识分不开的。

赵藩的论诗观点，总的说没有超越儒家传统论诗思想。他重视人品与诗格的统一，论诗首重其人，认为“性情忠孝出文章”，因此赞美“第一流人”的钱沅，“贞操”超过郑虔的张端亮，“湘累哀怨”、“激愤行吟”、忠于故国的赵炳龙和高应雷，“壮士从来热血多”的陈佐才，眷恋明代“剩水残山”的僧普荷，“为政风流”的赵士麟，“耻饮食泉自乐饥”的彭翥，“满腔民物系病痾”的沙琛；对于明清少数民族土司中的诗人，首先看重的是他们捍卫统一祖国边疆的“保世”忠心；此外，对于怀念家国、深恋夫婿、尽忠故主、复仇忠烈、惆怅不羁、高逸隐居、宽厚不惊、培育士人、搜辑文献……的诗人诗作亦予褒举。可见他所拳拳服膺的，是经世致用、服务政教的儒家“诗教”观点。其中，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但偶尔也有一些糟粕。如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赞扬、维护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黄琼、陈徽言、杨泗滨（纳西族）、李玉湛（纳西族）诸人应予批判的作品和劣迹；对元代大理总管白族段氏家臣杨渊海的诗，未能作出全面评价，只看到他特瑞题诗“温柔敦厚”的表面的一面，而未指出其“上诗留行”（劝段功勿赴昆明就任云南平章之职）、直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蒙古族）凶毒之心的剑拔弩张的一面，这显然是由于被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束缚所致。

他的诗论中还有许多涉及诗艺方面的很好的见解，如沙金闪烁，这要读者自己去淘洗拾取。他论云南历代各族诗人，有个别遗漏的，如清初著名诗人段昕，时人谓他“卓然为一大宗”（钱沅语），“可与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宋（琬）并驱中原”（萧曙堂语，均见《滇南诗略》），而赵藩竟予忽视。此外，偶有笔误，笔者已随笺释指出。

这本笺释是为云南各地编纂文学志提供的参考书，也可供学习云南诗史之用。

笺释各则分解说、注释、译诗、补说四个部分。解说要求紧扣赵藩的绝句，不离原意，阐明其含义；注释要求切中肯綮，释通词义；译诗要求通达流畅，吻合原诗；补说则是在赵藩绝句所包含的内容之外，连类引申，对诗人的其它成就、其他相关的诗人和诗（未为赵藩注意到而我又认为必须提到的），加以补充说明，意在使这一云南诗史的内容更加丰满和充实。由于笔者对云南文史知识薄弱，对赵藩原诗的理解也未必完全妥当，所以这本笺释谬误之处定当不少，敬希云南文史专家和广大读者，有以教我。

蓝华增

1987年6月18日

目 录

前 言	(1)
-----	-------

(一) 汉盛 览	(1)
(二) 《渡兰沧歌》《白狼王歌》《梵道谣》	(4)
(三) 唐杨奇鲲	(10)
(四) 南诏驛信、清平官赵叔达	(15)
(五) 南诏布燮段义宗	(20)
(六) 元平章、总管段功 妻高氏、阿谿郡主	(24)
(七) 平章员外杨渊海	(30)
(八) 平章女羌奴	(33)
(九) 清远居士、僧天祥	(37)
(十) 明郭隐士文	(40)
(十一) 兰隐士茂	(43)
(十二) 大学士杨一清	(47)
(十三) 张孝廉含	(52)
(十四) 李侍御元阳	(56)
(十五) 杨给谏士云	(59)
(十六) 唐金事铸 胡副使廷禄 王金事廷表	(62)
(十七) 丽江土知府木公 曾孙青 来孙增	(66)
(十八) 先农部公讳炳龙	(72)
(十九) 高舍人应雷	(78)

(二十)	陈把总佐才	(81)
(二十一)	僧读 彻	(86)
(二十二)	僧普 荷	(91)
(二十三)	清布衣朱昂	(97)
(二十四)	徐孝廉崇岳	(102)
(二十五)	李布衣梦颀 李明经毓奇	(107)
(二十六)	张大令端亮	(110)
(二十七)	彭文学印古	(115)
(二十八)	赵少宰士麟	(119)
(二十九)	王侍读思训	(124)
(三十)	孙布衣髯	(129)
(三十一)	张侍御汉	(133)
(三十二)	周少廷尉于礼	(138)
(三十三)	李中丞因培 子侍讲翊、侍御翊 女含章	(142)
(三十四)	钱侍御泮	(148)
(三十五)	严方伯娘 子大令廷中	(153)
(三十六)	师大令范	(158)
(三十七)	师布衣道南	(163)
(三十八)	龚选贡锡瑞	(168)
(三十九)	彭郡丞翥	(172)
(四十)	程中丞含章	(178)
(四十一)	李布衣鸿龄 施布衣炯	(192)
(四十二)	沙大令琛	(197)
(四十三)	吴大令怡 弟大令协 协子大令嗣伯、观 察嗣仲	(203)
(四十四)	王学博寿昌	(207)
(四十五)	袁学博文典 弟县佐文揆	(215)

(四十六)	刘郡丞大绅	(222)
(四十七)	马布衣之龙	(227)
(四十八)	朱方伯棧	(233)
(四十九)	陆中丞应谷	(240)
(五十)	何少司农彤云	(247)
(五十一)	池司业生春 戴侍御纲孙 明经淳 杨郡丞 国翰 李明经于阳	(253)
(五十二)	黄文洁、少司马琮	(261)
(五十三)	谢学博琮 王孝廉毓麟	(265)
(五十四)	桑文学映斗	(270)
(五十五)	戴大令家政	(275)
(五十六)	张文学现 杨明经丽拙 王学博处礼	(280)
(五十七)	孙郡丞清元	(284)
(五十八)	牛学博焘	(288)
(五十九)	陈通守徽言 妻宋氏	(292)
(六十)	杨大令泗藻 李孝廉玉湛	(295)

(一)

古诗之流^①厥^②有赋，赋家之心靡不赅^③。
西汉词章溯^④初祖^⑤，长通^⑥亲受马卿^⑦来。

(汉盛 览)

【解 说】

这首诗开宗明义追溯云南“词章”的“初祖”。晋代小说家言的《西京杂记》虽已佚失，但《太平御览》卷五八七有一段引文：“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与司马相如友善。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赵藩此诗末句“长通亲受马卿来”，即指上面一段史实。

盛览到底算不算云南籍？《西京杂记》说他是“牂牁名士”，“牂牁”在何处？方国瑜认为：“牂牁在且兰，今贵阳地区”（《云南地方史讲义》上册第36页）。《辞海》谓其“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新纂云南通志》则认

为，牂牁为云南东北部之曲靖、昭通、广西、广南、临安诸府，与贵州之贵阳、安顺、都匀、石砚、大定、兴义、遵义诸府地（卷一百八十八《汉至元耆旧传》）。诸说有歧异。云南、贵州两省省志都记载盛览是本省人。

只有明代云南学者李元阳才说他是牂榆人，李元阳所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大理府“人物”八有云：“盛览字长通，牂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注谓此说引自《古今书尺》。《古今书尺》今不可见。此说为以后的《滇略》、《滇考》、《南诏野史》、《滇云历年传》、《嘉靖一统志》以及康熙、雍正、道光、光绪通志所沿用。牂榆即今大理。《新纂云南通志》却一反旧说，指出以上诸书“皆沿误为牂榆人，不可从”。这个看法是较为审慎的。至于盛览著《赋心》四卷之说，康熙、雍正、道光诸志和谢肇淛《滇略》、冯苏《滇考》、倪蜕《滇云历年传》、师范《滇系》、胡蔚《增订南诏野史》诸书以及王思训《征刻滇诗启》都沿袭之，并记所作为十卷。此说均未指出最初所本，所以不能作为定论。

总之，我们只能这样下结论：盛览可能是西汉时云南人。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是有史可稽的云南第一个词章家了。所以赵藩把他列为滇诗的第一人。

【注 释】

①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古诗指《诗经》，这里，意思是说，赋作为一种文体，是《诗经》的流裔。

②厥——其，它的。

③赋家之心靡不赅——司马相如答复盛览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靡：没有。赅：完备。